

西游梦记

● 邓林 著



香港银河出版社

西 游 梦 记

邓 林 著

香 港 银 河 出 版 社

西游梦记序

(一)

邓林先生草西游梦记成，索序於余。余学殖荒落，无以塞责，谨引故事以当楔子。

保之称者，太保氏召公之苗裔也。当石勒伐晋之时，被发纓冠，徒步千里，阻赵军于井陉之上。

石勒往视之，彼履穿踵决，带断衣敝，露鸡肋之胸，拄三尺之杖，盖一疲惫之老书生也。

石勒曰：“嘻！汝何人斯！敢阻王师？汝不惧吾马蹄践汝为泥乎？”

保之称仰天大笑，三军辟易，有便溺俱下者。石勒甚异之。

保之称曰：“余保之称也。汝羯胡，不知义理，不识夫子之大道。岂不闻乎：‘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况此区区百万胡奴哉！”

石勒大怒曰：“汝不畏乎？汝之天灵盖孰如吾之狼牙棒？取吾棒来，当亲殛之！”

国师大和尚浮图澄曰：“不可！我观此人浑浑噩噩，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杀之适助其入寂灭三昧，则彼幸甚而为我之大不幸也！”

石勒曰：“若此，奈何？”

浮图澄曰：“是有术！”谓保之称曰：“汝书生，当识字。何以读‘于戏’为‘呜呼’？有说则可，无说，吾王甚讳‘胡’字，汝犯之，死必矣！”

保之称曰：“汝秃厮何以读‘南无’为‘那摩’？汝既‘那摩’则必当‘呜呼’矣！”

浮图澄无以难之，谓石勒曰：“大王当谨避此人。此人敢不畏死，杀之无益；愚不可及，官之不可。竟无术以处之。彼所好者在名，不如退避三舍，让彼成名，则彼当无害矣！”

石勒从之，麾军退六十里。保之称惫甚，坐亡于翳桑之下。

浮图澄适往视之。双手合十唱偈曰：

“恃彼天灵盖，当吾狼牙棒。

勇哉保之称，当证无上道！”

于是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齐赞曰：

“若有听闻者，齐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念彼保之称，天下庶有道！”

是为序。

锦里居士谨序

(二)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成人童话已风靡天下，但正宗成人童话亦即神话小说的创作现在却了无声息，令人感叹。

知者看武侠小说是看寄武打之上的人情世态；不知者看乒乒乓乓打的热闹，在看热闹之中不自觉地接受真情正直、无畏善良、宽容精神的熏陶。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现今的武侠小说也精品少而俗品泛滥，不尽如人意。

以黄河文明为基干的中华文化过于早熟，残存于楚辞“天问”中的神话已无从考其详；没有如同希腊、印度那样天真烂漫的神话史诗。即如后世的西游、封神、聊斋之类，也只有成人嘲弄的深沉，而不见有儿童天真幻梦的轻灵。

人类幼儿期已经过去，天真幻梦的神话将永不再有。然而西游、聊斋式的神话小说不正好做成人童话的始俑么！“西游梦记”可说是作了这个尝试。

文学形式的多样性，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于神话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不受时空局限的特点，可以从一种侧面提供更广阔的反映社会的平台。

其实，在我国，神话小说有比武侠小说更为深厚的文学底蕴，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也仍为人所喜闻乐见。

五祖山民并识

“西游梦记” 目录

西游梦记序

缘 起

- | | | |
|---------|----------|----------|
| 第 一 回 | 小道士峨山入迷梦 | 老神仙东土传法旨 |
| 第 二 回 | 汴京城和尚遭天谴 | 野猪林圣僧初逢殃 |
| 第 三 回 | 云栈洞圣僧收神徒 | 福陵山空了行佛法 |
| 第 四 回 | 东海宫猴王索龙驹 | 河西村老翁话男国 |
| 第 五 回 | 孙觉真惊讯探皇宫 | 空了僧扮尼入京城 |
| 第 六 回 | 钱家庄惊闻返童症 | 国丈府轻取保命丹 |
| 第 七 回 | 入礼国馆丞话礼数 | 探皇宫太监发奇谈 |
| 第 八 回 | 太师府探根由遇怪 | 小蓬莱追踪迹寻师 |
| 第 九 回 | 弄神通神威洞斗法 | 除孽障紫云居设谋 |
| 第 十 回 | 地覆天翻苦斗魔头 | 穷追猛打荡灭狼精 |
| 第 十 一 回 | 英雄国街头见英雄 | 医国手施为且医国 |
| 第 十 二 回 | 招驸马神尼打擂台 | 救丐帮猴王探妖洞 |
| 第 十 三 回 | 大舌压人神尼显威 | 雷帽初试猪精遭劫 |
| 第 十 四 回 | 小猴精识破弄诡计 | 老狐妖兵败受皈依 |
| 第 十 五 回 | 过草地圣僧遭狼困 | 入雪山神女道衷情 |
| 第 十 六 回 | 阴阳怪德国称大王 | 三神徒雪山斗妖精 |

- 第十七回 观世音释疑说因由 孙大圣除怪显神威
- 第十八回 水鼋府罗汉救如雪 黑熊背老僧话神女
- 第十九回 京兆尹公堂判驴案 平法王避难建妖城
- 第二十回 审妖精杨秀才断案 过山城平法王认亲
- 第二十一回 救王妃孙觉真逞能 斗法显宏法寺操戈
- 第二十二回 逢济公慈悲荫山城 会馆丞闲话论公平
- 第二十三回 东岳庙群鬼闹阎罗 国宾馆猴王救国丈
- 第二十四回 李家庄胡氏女落难 摩云洞老牛皮成精
- 第二十五回 显神通神僧斗妖龙 施巧计猪精拜花堂
- 第二十六回 碧波潭猴王救青螺 积雷山罗刹伏牛魔
- 第二十七回 诉冤屈圣僧惊奇梦 闹太庙顽徒起祸端
- 第二十八回 国师入太庙勘盗情 神徒闯荒山战妖道
- 第二十九回 追妖道猪沙陷罗网 救圣僧猴王建山寨
- 第三十回 救猪沙再入三星洞 寻妖道夜探地下宫
- 第三十一回 苦肉计猪精遭狠打 设奇谋猴王巧安排
- 第三十二回 美人局御史反被算 移花计虎儿得娇妻
- 第三十三回 世外桃园焉出世外 人间鬼蜮害岂人间
- 第三十四回 易水宴院主颂先祖 鸣春坞村民认圣僧
- 第三十五回 大草场魔头行围猎 易水畔神僧战群妖
- 第三十六回 武陵洲观音伏四魔 倭人国猴精盗御厨
- 第三十七回 上金殿圣长老逢灾 入神葫沙觉净寻母
- 第三十八回 狠猪精打擂逢西毒 俏女皇迷城择佳偶
- 第三十九回 孙觉真智斗两老怪 小天公弄法造化山

第四十回	仙山福地猴精闻道	穷兵黩武倭皇自毙
第四十一回	小猴精济民勤施为	圣长老郎城作上宾
第四十二回	渡沙海老者话云姑	战檀池鳄怪图圣僧
第四十三回	斗猴精居士施妙计	降鳄怪圣僧渡檀池
第四十四回	入美国猪精叹形秽	困竹庄觉真探因由
第四十五回	战竹庄遇险闻秘事	探皇宫捉怪得奇闻
第四十六回	妖精原系文明天王	法宝竟是天下奇书
第四十七回	东坡院觉真释众怨	文明洞空了又遭难
第四十八回	假中假多罗什中计	恶更恶孙觉真斗法
第四十九回	情中情俏妖精待客	梦里梦丑猪魑着魔
第五十回	稻香村师徒救急难	天鹅岛王子诉奇遇
第五十一回	慈云仙眷眷地藏国	觉净僧拳拳天鹅岛
第五十二回	救金鲤探寻地藏国	斗熊罴施法檀香山
第五十三回	猴兄弟猎奇逛京城	宋高僧受窘牟尼宫
第五十四回	普渡山师徒入迷津	四方城空了历宦关
第五十五回	闯迷关三神徒中魔	闹灵山小道士惊梦

第一回

小道士峨山入迷梦 老神仙东土传法旨

西蜀古称天府，物产丰饶，山川秀丽。其西南有山名峨嵋，巍峨峻秀，幽谷深邃，方圆数百里，有大峨、二峨、三峨、四峨。峨嵋天下秀！今人所谓峨嵋者，多指大峨。其实，至险却在二峨，只因山势奇险，游人罕至。

二峨峰顶有寺名龙泉寺，寺旁有泉名龙泉，寺因泉得名。这泉为何取名龙泉？并非此处有什天龙地龙、神龙鬼龙，只因峰脊回环，势若游龙，这泉又恰从龙嘴里流出来，人皆称奇，便叫它龙泉。

龙泉寺建于唐僖宗光启年间。那时，去会昌法难已久（唐武宗不信佛，会昌五年下灭佛诏书，天下寺庙废毁殆尽，史称会昌法难），佛教业已恢复流传，故而龙泉寺虽建在二峨峰顶，初时倒也香火旺盛。一来，这寺峰脊环抱，如龙盘绕，一望可知是个吉庆祥址、风水宝地。再则，此峰云兴雾盖，每见佛光、圣灯，多有灵异。是以，远近善男信女，不畏艰险，舍命入山，到此敬拜菩萨，以见虔诚。

此后数十年，经五代至宋，连年战乱，民生艰难，百姓保命尚且不遑，谁还有功夫来敬佛爷，这寺便日见衰败。加之，北宋当时，民间多崇敬道教，拜佛的日少。寺里断了钱财来路，众和尚嫌山高路远，吃不得这清苦，便出山云游，再不回来。久之，人去楼空，剩了个空庙。倒是有个道人，带了个徒弟，到此修行。偌大一座庙，只他师徒二人占了。

庙里原都塑了菩萨，道人师徒居此日久，便自己动手，把菩萨面皮括去，涂上些黄粉白灰，安上些胡须头发，又将袈裟改成道袍，教那几尊佛爷变成了道祖。直教：

昔日菩萨殿，今作老君堂，

莫道世事乖，神道也炎凉。

从此，龙泉寺就变作龙泉观了。

考诸史志，道人不见经传，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因居峨山日久，远近知二峨有此观，有此道人。又见这道人独居荒山险岭，都说他是世外高人，得道真仙，尊称他为龙泉真人。

真人的徒弟，年方二十出头，唤作道玄。十余年前，真人云游到峨山脚下，见这少年流浪街头，便收了来，早晚听候使唤，也算有了个伴当。

一日，师徒用过晚饭，出了山门。道玄去迎客松前石桌上摆下弈枰，端来茶水，师徒坐下对弈品茶，又说些闲话。时值初秋，天朗气清，山风习习，舒适凉爽，两人下了一回棋，谈了一回经，不觉夕阳西下，渐见明月东升，群星闪烁。

真人仰望长空，良久，指东北方徐徐言道：“刚气起于河洛，荧惑失行，镇犯箕。主兵燹。中原不日多事了！应在数年之间。”^①少停，又指西、北方道：“紫微虽暗，天心透亮，当得有道高僧西去礼佛，这场凶灾或可禳得。”复又长叹道：“人算不如天算。当初毁佛，致招天谴。西行艰难，拜佛也非易事。”言罢，携道玄回到丹房，各自坐在蒲团上，合目入静。

道玄静坐，意守丹田，初时还念着师父适才所言拜佛禳灾的话，片刻之后，心静神定，便如睡着了一般。耳边似听得有人召唤：“道玄，道玄！”恍惚之间，便觉身不由己，如燕随风，飘然而起。出了观门，踏着身边浮云，忽忽悠悠，随风东去。

^① 荧惑即火星；失行指运行失常。唐·李筌，太白阴经占五星篇有言：土犯箕，大乱。镇星即土星

看官牢记话头：小道士此去，要弃道从释，历尽千辛万苦，作出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敷演出了这部千奇百怪、如泣如歌的梦西游来。有分数：

云山路漫漫，舍身历万难，
秉教迦持故，去求真言还。

却说道玄踏云穿雾，越峻岭，出瀛海，转眼来到一处所在。张目四望，但见奇峰异石，翠竹苍松，黄鹤闲眠，玄猿牵萝，宛如仙境。正自惊奇，耳边又听人语，闻声辨向，却在前面山岩背后。

转过山岩，见有石洞，洞前一棵松树亭立如盖，下有盘石，石边两位老者正对坐下棋。道玄不敢唐突惊动，闪身躲过，只在山岩后探头观望。

两位老者，一胖一瘦，一僧一道。僧者肥头大耳，光头赤脚，敞胸露怀，一手拈棋子，一手打着羽扇，口中吟道：

世事一局棋，于理亦当然，
黑白分人群，谋略竞周旋。
他去占一角，你来夺一边，
进退争荣辱，来往费机玄。
庸者空劳碌，趑趄徒吁天，
智者神熬干，惴惴如临渊。
堪笑世人痴，营营不自宽，
成败一场空，是非皆虚幻。
得意休欢喜，失落勿悲酸，
终了一抔土，谁能逃此关！

打着哈哈道：“‘年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果老！世人因这成败得失，纷纷扰扰，是是非非，便事出不穷，哪得安宁。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怎似你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自在快活。”

道士抬臂下了一子，沉吟片刻方才应道：“大和尚！也莫说有事无事。”略一停顿，接着道：“要说世上无事，倒也未必，都只在个‘了’字上罢咧。古人云：世间事了不得了，何妨不了了之！是以，处事总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都化了了，世上哪还生得出事来，如何就不得安宁？”伸手去摸羽扇不着，抬头见在僧者手中，无奈一笑摇头。僧者手摇羽扇，目视棋盘，漫不经心的搭话：“道兄之言，不谓不言之有理，……”迟疑多时，应下一子，方道：“怪道你那祖师传下‘道德经’有言：为无为，则无不治。想必是教下界那些为官为民的，都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自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世上的事，定当自消自灭，自能不了了之。”

道士听了，拍手呵呵笑道：“你那佛祖讲说四大皆空，既云皆空，必是空空如也。既空空如也，定然事都了了。岂止事了，一了百了，天了地了，你了我了，一起了账，大家都了！”

僧者也笑道：“果老！你胡诌些什么！空空并非了了。”

道士道：“可也是，四大皆空并非四大皆了！想来，你那佛祖心中必是还未了了！”忽又拍手笑道：“当年，如来想起南赡部洲罪业深重，人皆贪淫乐祸，多欺多诈，是个口舌凶场，是非恶海。那些达官显贵、士庶人等，遇事不肯化小化了，倒是越化越大，闹得愈大愈好，窝里乱斗，致世风日下。如来为此制下三藏真经，发愿普渡众生，教唐朝和尚玄奘取经回去，劝人行善修行。”说到此处，忍不住指着和尚哈哈大笑道：“哪知歪嘴和尚邪念经！东土和尚见念经能消灾，便把真经当摇钱树，篡乱原旨，曲解经文，念经卖钱，科敛民财。如来慧眼观之，见佛门不肖子弟如此如此，尽知个中情由。无奈，于玄奘取经二百年后，又制下真解，诠注那部真经。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教高僧唐半偈取回东土，校正宗义。”

僧者也笑着摇头道：“亏你歪说瞎编出这许多事来，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说着话，伸手又落了一子。

道士低头看棋，一手抓弄棋子，斟酌答道：“好棋！嗯，好棋！……”应下一子，接着道：

“……虽说真解已将真经原旨注解清楚，可那些东土和尚肥吃肥喝惯了，岂肯善罢干休，都挖空心思对策，将好好一部真解，随心篡改。致如今谬种流传，弄得后辈小孙莫衷一是！佛祖见其遗害非浅，只得又制下释经灵文，解说真经妙谛，批驳虚谬伪言。意欲再觅高僧，将释经传去东土，广布宣扬，免得东土和尚胡缠。”

僧者观棋沉思，缓缓言道：“唐半偈取真解，切指算来业已三百年，如今又求高僧去取释经。难道天道循环，这取经的事，过两三百年就得再来一次么？”

道士道：“有经就有解，解而释之，释而解之，哪还有了时。”一指棋盘，落一子道声：“断！”接着道：“‘欲化世间人，反受世间磨’，佛祖多此一举，弄得自身不得安宁，到底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呢！”

僧者伸手指敲着棋盘道：“好在两三百年一次，也是应在劫数。”

道士鼻子里哼一声，自语道：“劫数？哪来这么些劫数！”略停片刻，两眼望着僧者道：“大和尚！你好生想来，去西天取经谈何容易，妖魔无数，千险万难，没几个有本事的徒弟护法，可是去得的？”

当年，天上卷帘大将贬到下界，在流沙河为妖，就先后吃了九个取经的和尚。不是这些和尚德行不高，实是少了有本事的护法。

唐玄奘有孙大圣、猪八戒、沙和尚作徒弟，都是本事通天的神灵，有了这个倚仗，方才取回了真经。传到下一代，孙小圣、猪八戒、沙小和尚又保唐半偈，去西天取回了真解。

这小圣兄弟，武功家传，路熟人熟，哪个神灵比得上？换了

别人护法，谁有这大能耐？那西方路上的妖精，谁不是刁钻泼魔，法动天地？哪个是省油的灯！

是以，西去拜佛求经，倒是高僧易得，护法难求！

如今小小圣、小小八戒、小小沙和尚业已修行有成，便是护持取经的当然伴当。这取经的事，岂不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关甚劫数不劫数的。”

僧者道：“如道兄所言，护法之人倒是如此，为何偏又应在二、三百年呢？岂不是劫数使然么？”

道士道：“大和尚少了算计。这大圣、小圣、小小圣乃天地灵气借石成胎，石头里生、石头里长的。花果山上的仙石，得此灵气，集日月之精华，孕一代石猴谈何容易，没百十年光景，哪是办得到的！岂似凡人老婆，一年生一个！再说猪八戒，高老庄上的三小姐高翠兰，给他怀了个小猪仔，毕竟不是凡猪，怀胎十四年才生出来，便是猪一戒。再传他道行，修炼成仙，还不得一、二百年！如今又过了三百年，方传下这新一代来。”

僧者一皱眉头道：“即便如此，那有德行的高僧也未必生逢此时，设或竟寻他不着，岂不也是枉然？”

道士手拈棋子，徐徐言道：“大和尚只会念经，哪晓得这取经的好处。常人修行，拜佛寻祖，虔诚守戒，养精运气，调和龙虎，苦修苦熬，不知要经几世几劫，方得正果。怎似这西行取经，三年五载，取得经回，佛祖一道法旨，便成圣成佛。孙大圣、猪净坛、沙罗汉谁不想自家后人沾此恩泽。

加之，佛祖又急等着传解、传释，这大好机缘，上哪找去？

更何况前两回取经，于路尚留下孽债不少，未曾清得，倘若再不处置，只恐年深日久，魔障复生，这西方路上便再难得太平。

以此之故，时不我待，物色这高僧，便不似当年，只要肯舍命西去，便是德行差些，也不妨凑合着用。”

僧者道：“当初玄奘、半偈两位法师西行，都是大唐天子圣裁

钦定的。德行差了，只怕也不好凑合呢！”

道士一笑，随手布下一子，道：“大唐天子笃心信佛，高僧人选，自是差错不得。如今已是大宋天下，德行好坏该由赵官家说了算。目下坐朝的这位真龙天子，信道不信佛，哪有心思管你和尚好歹，有甚不好凑合的。”

僧者点头道：“似这等说来，倒也罢了！但不知这取经和尚如何着落，而今身在何处？是怎等样人？道兄可是已有了主意？何妨对贫僧讲了，兴许此人与你我真有些缘份。”

道士道：“依贫道看来，此人似已近在咫尺。其实，与你我倒也无甚大不了的缘份。照佛祖法旨，好生点化于他，教他一心去西天便了。”

僧者道：“你且仔细说了来。”

道士放下手中棋子，立起身来，指点西南方，对僧者道：“西蜀峨嵋，二峨峰顶有一龙泉观，观主龙泉真人。他有个徒弟名唤道玄，乃天上娄宿临凡，其实有些根基。贫道夜观天象，子丑之交，罡气横于峨山，必是应在此人身上。”

僧者摇头道：“娄宿临凡，根基自是不差。然则，道兄所言毕竟荒唐！从来都是和尚取经，没见过老道去西天取经的。我那佛祖，若见盼来个道士，只道东土和尚业已断根，还给你传什么经来？罪过，罪过！除非是去取太上老君的道经。”

道士一笑道：“若论僧兄的见识，果真是腹中空空！当初道祖出函关化胡为佛，连佛爷也化得出，凭你我法力，把个道士变成和尚又有何难？”

僧者沉思半晌，方道：“果老所言怕不真是有些道理，怪道佛祖旨意要道兄与贫僧同来，想是有些难言之处。如今这宋朝皇帝遵道不敬佛，和尚要去取经，他能管你死活？倒是派去个道士，拜求皇上给个通关文牒什么的，还兴许能成。”犹豫片刻，又道：“只是，见了皇上，怎么讲法？实话说了岂不要遭皇上斥责，自讨

没趣？”

道士笑道：“僧兄不必多虑，皇上处就交由贫道出面安排。”

僧者道：“如此，有劳道兄了。天机不可泄漏，事完之后也好回佛爷处交旨消差。”

两位仙长只顾说话，道玄躲在山岩背后，听得清楚，不觉喜出望外：原来我是天上星宿下凡，有此大缘法；果如二位仙长所言，西去取得经回，定成正果，这机遇实是万劫难逢。激动中手一用力，将攀着的树枝折断，发出一声响。

僧者闻声，回头向山岩处望去，款款而言：“隔墙有耳，想必是缘份到了。”

道士打着哈哈道：“娄宿来矣！”

两位仙长相视而笑，道士向道玄藏身处招手道：“说曹操，曹操到！你过来说话。”

道玄急忙转过山岩，上前跪拜道：“两位仙长休怪，小道人不敢唐突尊驾，乞仙长恕罪。”

僧者道：“适才我等所言谅你已经听到。贫僧乃达摩尊者，老仙长便是上洞八仙中的张果老。我二人奉如来法旨来东土寻访个取经之人，因看你有些宿器，便作法召你前来，你愿归到我门下，去西天拜佛求经么？”

道玄再拜道：“两位仙长提携，小道人求之不得。”

达摩祖师又道：“西去路上，虎狼成群，魔障遍地。虽说取经济世乃天大福缘，海深善庆，事成，定得正果。然则，此实是非常之功，造物所忌，神鬼难容。因之，百魔来侵，步步生灾，你吃得这苦，受得这磨难么？”

道玄磕头如捣，言道：“小道人矢志西行，决无反悔，若生二心，天地不容。”

达摩祖师道：“既如此说，你且起来，贫僧这就与你剃度。今

日我与道长谈的都是些空空了了的玄机，就给你取个法名叫空了罢！”

道玄顶礼拜谢。

两位仙长取出戒刀，在盘石上蹭得光了，给他剃光了头。达摩祖师又从石洞中取出袈裟、僧帽并锡杖，给他穿戴打扮好了。又从怀里摸出一粒仙丹，教他吞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手摩着他光头，道了声：“变！”顿刻之间，将道玄变了个德行超群的虔诚和尚。好和尚！只见他：

面现慈悲之色，顶放祥和之光。

凤目朗朗，含般若之灵气；

大耳垂垂，证菩提之妙谛。

见性明心，结青莲之法体；

慧蕴禅机，现庄严之宝象。

着锦斓袈裟，七佛随身；

持九环锡杖，万圣朝礼。

咦！真如菩萨临凡，罗汉降世。好个西方真佛子，取经的好和尚。

道玄变作空了，道士变了和尚！

变是变过了，还有一说，须是交待明白。达摩祖师施法，为何要教道玄先吃一粒仙丹？

原来仙家施法，将人变个模样，这等神通，虽不是魔样术法可比，可也只变得容貌，换不得脑子，变不得心思。真要洗脑换心，除非转世投胎，重新作人。就出道玄，变作了僧伽，只不过换了个和尚的包装，魂灵里依旧是道士的意念。加之，不会念经说法、礼佛参禅，空头和尚一个，去拜佛取经，岂非天大笑话。

以此之故，尽管道玄有此机缘，可这取经和尚也不是这般轻易一变就能变得来的。照常理而言，得先去人世投胎，再从小修行，待有了些根底方能成就，一如江流儿陈玄奘故事。可话得说回来，投胎转世固属万全，无如取经救民急如星火，哪是等得的。